

浦东老人： 我和太太隔离在“条件艰苦”的南汇方舱

我们理解上海目前防疫任务艰巨，浦东尤甚。但是，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对南汇方舱的病友们提供基本的物资保障。

□ 口述 | 倪先生
记者 | 金 姬
首发日期 | 2022年4月7日

我是上海人，今年61岁，和太太住在浦东新区的潍坊路，家里还有一个84岁的老父亲。对于感染新冠，我和太太并不太担心，我们都打过两针新冠疫苗，这波疫情重症率也很低，我们一直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。没想到，在南汇方舱的这几天，我经历了很多意料之外。

3月25日晚上，我开始出现发热症状，喉咙痛，开始以为只是普通感冒。两天以后，我的太太也开始出现症状，连发了三天寒热。这下，我才担心我们可能中招了。

回想一下，我太太3月8日上好课（她是晚托班教师）以后除了做核酸就没有出过门。而我负责家里买菜，我估计就是

倪先生所在的南汇方舱病房，四人一间。



南汇方舱所在地，是2011年就停办的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。

外出买菜的时候中了招，随后感染给我太太的。

3月28日浦东封控第一天，我们做了核酸检测，但是健康云上一直没有出结果。3月30日再次做核酸，这一次我和太太都是阴性。那个时候，我的“感冒”已经快好了。

本来以为核酸阴性就没事了，谁知3月31日，我们被通知单独做核酸检测，健康云上还是没有出结果。

在惴惴不安的等待中，4月2日，我太太接到了疾控的电话，告诉她阳性。我在4月3日也接到了疾控的通知电话。84岁的老父亲算是密接。

其实那个时候，我和太太的症状基本上都已消失了，和健康人没什么两样。但是为了不让老父亲也感染新冠病毒，我们积极配合。

4月4日00:05，疾控中心打电话给我们，通知会有车接我们去方舱医院隔离。我和太太之前从电视里看到了有关